

川端康成——著

JAPANESE  
日本經典名著225

劉華亭——譯  
葉宗敏

# 睡美人

星光出版社——印行

# 睡美人

川端康成／著

劉華亭・葉宗敏／譯

星光出版社

# 睡美人

日本經典名著系列 25

原著者：川端康成  
原出版者：新潮社  
譯者：劉華亭·葉宗敏  
編輯：郭長玲·馬興國·陳以音  
發行人：林紫耀  
出版者：星光出版社

臺北市寧波西街 116 號  
電話：3034812·3095912  
傳真：3019270  
郵政劃撥：0014243-1 號  
星光出版社帳戶

印刷者：傑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40 巷 48 號  
電話：2489527

排版者：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陸玖號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一刷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第一版第二刷

定價：160 元 三冊不分售

ISBN：957-677-144-7

中文版授權·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Yasunari Kawabata NEMURERU BIJO

Copyright © 1965 by Hite Kawabat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Hite Kawabata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Sing-Kuang  
Book Company Ltd.



# 睡美人・目次

睡美人

1

一隻手臂

97

結末

127

解説

179

作者與作品

185

川端康成年譜

①

## 睡美人

「不要惡作劇，也不許把手指伸進一個熟睡女孩的嘴裏！」這家旅館的女人對江口老人叮囑著。

二樓只有兩間寢室，一間是江口在跟女人說話的那個八張榻榻米大的房間，另一間緊鄰隔壁。看起來這裏不光是狹窄，甚至連個客廳也沒有，很難稱得上是旅館。此處沒有掛旅館的招牌，這大概是因為這房屋的秘密而不能掛招牌吧！屋內悄然無聲，除了那位替江口老人開鎖而現在仍在說話的女人外，沒有別的人影。這個女人是旅館的主人抑或傭人？第一次來這裏的江口並不知道。總之，客人還是少問閒事為妙。

這女人大約四十來歲，個子嬌小，聲音嬌滴滴的，說話好像都故意用上令人舒暢的

措辭。說話時她那薄薄的嘴唇幾乎不太張開，眼睛也不大看對方。她那烏黑的雙眸含射著化解對方警戒心的色澤，不光如此，還體現出她自身也似乎不戒備別人的那種落落大方。放置在梧桐火爐上鐵瓶裏的水沸騰著。她用那水去泡茶。這茶的品質和味道都出奇地好，不像是在這種地方這種場合泡出來的，這使得江口老人心曠神怡。壁龕掛著一幅川合玉堂畫師的畫——一定是複製品，畫面繪著暖色調的滿山紅葉。這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請您不要惹醒女孩，因為無論您怎麼吵她，她絕不會醒……那女孩子睡得很熟很熟，她什麼也不知道。」那女人反覆地說。「女孩一直睡著，始終什麼都不曉得，也不知道她是跟誰睡覺……您不要有什麼顧慮。」

江口老人有很多疑問，但他沒有說出來。

「這女孩很漂亮。到這裏來的客人都能令我們放心……」

江口沒有轉過臉去，反而故意看了看手錶。

「現在幾點？」

「差十五分十一點。」

「哦！那麼晚了，老人家通常習慣早起。你請便吧！」女人站起來，開了隔壁房門上的鎖。她大概是左撇子，所以用左手開門。江口受女人開門的影響屏住了呼吸。女人

只把頭伸進去看看房內，準是她已習慣用這種動作來看房間了。她的背影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殊，但江口卻發現了怪異之物。

那女人腰帶的大鼓結上有一隻大鳥的圖案，但不知道是什麼鳥。這隻作為圖案的鳥為什麼被畫上寫實的眼睛和腳呢？當然，那並不是令人討厭的鳥，只是不適宜作為圖案罷了，如果說在這種場合看到她的背影會令人不快，那就是因為這隻鳥。腰帶的底色是近於白色的淡黃。隔壁的房間似乎有些昏暗。

女人把門關好，但未上鎖。她把鑰匙放在江口面前的桌上，好像不會看過隔壁房間似地，仍以剛才的那種語氣說道：「這是鑰匙，你去睡覺吧！如果睡不著的話，枕頭旁有安眠藥。」

「有沒有酒？」

「我們這裏不供給酒。」

「臨睡前一點酒也不許喝嗎？」

「是的。」

「那女孩已在隔壁房間？」

「她已睡著了，在等你。」

「是嗎？」江口有點驚訝。這女孩是什麼時候到隔壁房間的呢？又是什麼時候睡著

的呢？這女人把門開點縫探頭去看，是要確定有沒有睡著吧！雖說以前曾從一位了解這家旅館的老朋友那裏聽說這兒有位女孩熟睡著，而且總是不醒等等，但是江口來此一瞧，反而覺得難以置信了。

「你要在這裏換衣服嗎？」聽這句話的意思，這個女人好像想幫忙。可是江口沒有說話。「這裏可以聽到海浪的聲音，還有風……」

「海浪的聲音嗎？」

「晚安。」女人說完就走了。

剩下江口一個人時，他環視了一下這毫無異樣的八張榻榻米大的房間，最後眼光落在隔壁的房門上。那張有半間屋大的杉木板門，不像是當初建房子時就有的，可能是後來裝上去的。再仔細一看，才發覺牆壁原來也只是隔扇，是爲了要做「睡美人」的密室，後來才改成牆壁。牆壁的顏色跟四周很調和，看上去還是很新。江口伸手去拿女人留下來的鑰匙，這是一把很普通的鑰匙。照理說，拿了鑰匙就應該到隔壁的房間去，可是江口並沒有站起來。剛才那女人說過，海浪聲很大，好像在拍打著陡峭懸崖，而這小小的房間，則像在那懸崖的前端。風兒傳來了冬天將近的聲音。也許是待在這棟房子裏的關係，也許是江口老人的心理作用，總讓人感到這風聲是冬天逼近的聲音。這裏滿溫暖的，所以只要有個火爐就不會覺得寒冷。這風聽起來並沒有摧枝落葉之勢。由於江口



是半夜來投宿的，所以也不知道附近的地形，只聞到海的氣息。從大門進來時，只知道這所房子的周圍有很寬闊的庭園及好多高大的松樹和楓樹。映現在幽暗天空中的黑松針葉猶為剛勁。以前這裏大概是棟別墅吧！

江口用拿著鑰匙的手，點燃了香煙，抽了一、二口後，就將這支幾乎未抽的煙卷擰熄在煙灰缸中，但他接著又點燃了第二支，這次他是慢慢抽著的。與其說這是他對內心忐忑不安的自嘲，倒不如說是他感受到更為強烈的空虛感所致。

平時江口習慣喝一點洋酒才睡覺，可是他睡得很淺，還經常做惡夢。江口難以忘懷地記得：一位因癌症英年早逝的女和歌吟誦者，在她失眠的夜裏曾吟唱著：「夜晚為我準備的是蟾蜍、黑狗、溺死者之類。」現在想起這首歌，他便以為在隔壁房間睡覺的，不！被強制睡著的女人就是屬於溺死者之類。不知道這女孩為什麼一直在睡覺，可能是在一種不自覺的情況下而呈現出的昏睡狀態吧！

例如受到麻藥毒害，皮膚就會變成灰色，眼睛周圍出現黑影，骨瘦如柴。或許那女孩已經冰冷地虛腫起來，或許她正露出骯髒的紫色牙齦輕輕地喘息著。江口老人在其六十七年的生涯中，當然有跟醜陋女人過夜的經驗，而這種醜陋的事情反而更為難忘。這並不是指女人的長相醜陋，而是由女人不幸的命運所造成的醜陋。江口活到這把年紀，真不想再跟女人廝混。他來到這家旅館時便這麼想。事實上，還有比在一直昏睡不醒的

女人身旁過夜的老人更加醜陋的嗎？江口不是爲了追懷老年的醜陋才到這裏來的嗎？

那女人曾說：「到這裏來的客人都能令我們放心……」的確，到這家旅館來的好像都是「可以放心的客人」。

介紹江口來這裏的人，也是可以放心的老人，他已經是一個非正常男性的老人了。似乎這個老人以爲江口也跟他一樣衰老了。這女人可能已經習慣招待這樣的老人，所以她既沒有對江口投以同情的目光，也沒有顯示出探詢的神情。然而江口老人打年輕起就放蕩不羈，所以並不像這女人說的是「可以放心的客人」，他是能做出那種事情的，這要看當時的情緒、場所和對象而決定。那種老年的醜陋業已逼近，距離成爲這家旅館的老人顧客的那種可憐的日子也不遠了。他今天來這裏，就表示他已經老了，所以江口根本不想打破到這裏來的老人的那種醜陋的或者是可憐的禁忌。只要他不想破壞，一切就可以保持原樣。這裏好像是一個秘密俱樂部，會員只有少數老人。江口來這裏既不是爲了揭開俱樂部的罪狀，也不是想破壞俱樂部的規矩。他現在的好奇心已不像從前那麼強烈，這表示他的確老了。

「有的客人說，睡覺的時候作了好夢，也有的說會想起年輕時候的事情。」江口老人想起剛才那女人說的話，一絲苦笑也未露出，便用雙手扶著茶几站起來，打開了隔壁房間的杉木門。

「啊！」

江口發出驚嘆，因為他看到了深紅色天鵝絨的布簾。由於燈光幽暗，使得顏色看起來更深。布簾前面透著一層淡淡的燈光，讓人覺得好像踏入幻境一樣。布簾垂在房間的四周。這簾子也遮住了江口進來時的那扇杉木門，不過門口的簾子邊緣卻是拉開的。江口把門關上、拉開布簾，俯視著熟睡的女孩。她並不是裝睡，確實睡得很沈。想不到如此嬌美，老人非常吃驚。他始料未及的是她不僅美麗，而且還很年輕。她睡覺的姿勢是面向門口、左肩朝下側，沒有露出身體。大概還不到二十歲吧！江口老人感到心臟幾乎從胸口跳出來。

女孩的右手放在棉被外面，左手大概在棉被裏斜伸著；右手只有半截拇指壓在她的臉頰下，其餘部位則貼著睡臉放在枕頭上。由於睡著了，指尖稍微向內彎，溫暖的血色從指甲至指尖逐漸變濃，這是隻滑潤的白手。

「妳在睡覺嗎？不起來嗎？」江口老人像爲了觸摸女孩的手而說道，並握住了女孩的手，輕輕地搖了搖。但是她並沒醒。他一直握著女孩的手並仔細看著她的臉孔，心想，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孩呢？她眉毛畫得很好，閉著眼睛的睫毛也很整齊。他聞到了女孩頭髮的香味。

雖然偶爾也會聽到巨浪的洶湧聲，但江口的心似乎已被這女孩牽引住。然而，他還

是決定換衣服。他發現房間的燈光從上面照射下來的。天花板上兩個天窗，燈光從紙板下擴散下來。到底是這種燈光適合那深紅色的天鵝絨呢，還是這深紅色的映襯會使女孩的皮膚像夢幻般美麗？本來心胸狹窄的江口如今十分坦率地思考起來。然而，天鵝絨的顏色並未映照在女孩的臉上。江口已經習慣這個房間的光線，但對平常習慣熄燈睡覺的江口來講，這燈光太亮，但他又無法關掉天花板上的燈。一看便知這羽絨被很好。

江口怕吵醒這吵不醒的女孩，便悄悄地進入被窩中。女孩似乎什麼也沒有穿，而且好像不知道有人進來似地，既不聳肩縮背，也沒彎腰縮腿。即使睡得很沈，年輕女子也應該有一種機警的反射動作，所以江口知道這並不是普通的睡眠，爲了避免接觸女孩的肌膚，便索性挪開自己的身子。女孩的膝蓋稍微彎曲，所以江口的身子不容易伸直。

身體朝左側睡的女孩，並不是把右膝蓋疊在左膝前方的那種自我保護的姿勢，而是右腿向後伸直張開著。江口雖然沒有查看，可是他知道是這種姿勢。向左側睡的肩膀角度和腰的角度，因上半身的傾斜而不一樣。看起來這女孩的身材並不高。

由於女孩睡得很沈，江口老人將握著她的手鬆開，使得女孩的手垂落一旁。當老人拽過自己的枕頭時，女孩的手又從枕端垂落下來。江口的一隻手抵在枕頭上撐頭看著女孩的手，嘟囔一句：「好像是活的。」當然是活的，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應該是指可愛，因此他說出口後，便覺得這話語非常可怕。什麼都不知道的女

孩，連自己生命的時間並未停止也不明白，就已經被拋入一個無底的深淵。這世界上沒有活的偶人，所以她也不是活的偶人，但爲了不讓已經不再是男性的老人感到自卑，女孩卻被搞成活的玩具。不，不是玩具，對這種老人來講，也許女孩就是他的生命，就是能夠安心觸摸的生命。江口用老眼看著女孩柔軟美麗的手，那手摸起來很光滑，細膩得連肌理都不見。

老人看著越到指尖越濃的溫暖血色，同時，這血色也同樣存在於女孩那掩藏在秀髮中的耳朵。耳垂的紅色顯示著女孩的年輕，使老人的心產生激情。江口就是因爲好奇才第一次來這家神秘的旅館，但是那些更加衰弱的老人，可能是懷抱著更強烈的喜悅和悲傷來的吧！女孩留有未加修飾的長髮，也許是爲了讓老人撫摸而留的吧！

江口一邊將頭靠在枕頭上，一邊撩起女孩的頭髮，讓她的耳朵露出來。耳後髮根附近的皮膚很白，頸子和肩膀也很稚嫩，但胸部不是很豐滿。老人又環視一下房間，看到自己脫下來的衣服堆放在衣櫃上，但沒有看到女孩所脫下來的衣服。也許那衣服被剛才那個女人拿去了，也許女孩來到這個房間時根本沒有穿衣服，想到此，江口感到很驚恐。女孩的全身被人一覽無遺。如今也不必感到奇怪，因爲她是爲了這樣才被弄昏睡的。江口把女孩露出來的肩膀用棉被蓋好，然後閉上了眼睛。從女孩身上所散發的香味中，他突然聞到嬰兒的味道，也就是乳臭味，而且比女孩的體味濃烈得多。

「難道……」這女孩不會是生了孩子，因漲奶而溢出乳汁吧！江口沿著女孩的頭髮、臉頰、下巴、頸部，猶如檢查女孩應有的曲線似地凝視著。本來這樣就一目了然了，但他偏偏又把蓋在女孩肩上的棉被掀了起來。顯然這女孩的乳房並不像是一個為人母者所有的，他悄悄用手指摸了摸，並不是濕漉漉的。如果說這女孩不到二十歲，用乳臭未乾來形容她也許不過分，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從她身上散發出嬰兒的乳臭味。實際上這僅僅是女人的氣味。然而江口老人現在確確實實嗅到了嬰兒的氣味。

這是一種短暫的幻覺，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幻覺，也許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才聞到嬰兒吃奶的味道。江口覺得此時陷入了含有悲涼的孤寂中去了。與其說悲涼孤寂，不如說這是老年人必然有的悲慘。這種心緒轉而又變為對年輕溫柔女孩的同情。也許他是急於掙脫這令人心寒的罪過，老人似乎感到從這女孩身上鳴奏出了音樂。這音樂充滿著愛。江口似乎很想逃離此地，便環視四面的牆壁，可是周圍全被天鵝絨布包圍，找不到出口。

天鵝絨在燈光的照射下更顯柔軟，把睡覺的女孩和老人牢牢地封鎖在這裏面。

「妳不起來嗎？不起來嗎？」江口搖著女孩的肩膀，又扶起她的頭，呼喚著：「起來吧！起來吧！」

這是由於江口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才對女孩這樣的。然而女孩在睡覺，不會說話，

也不知道這位老人是誰，也聽不見老人的聲音，換句話說，女孩完全不知道對方現在正在做的事，也不知道對方是誰。對老人來說，這次前來純屬難以壓抑的心血來潮所致。女孩對他的存在卻毫無所知。女孩是不可能醒來的，睡在老人手上的女孩頭部重量，以及她那雙眉微蹙的神情，皆可證明女孩是活的。於是江口停下手來。

如果這樣就能把女孩吵醒的話，那麼，介紹江口到這裏來的木賀老人所說的好像跟「秘佛睡覺」等這家旅館的秘密，也就蕩然無存了。絕不會醒的女人，對「可以放心的客人」的老人來講，才是可以放心的誘惑、冒險和快樂。木賀老人說，只要睡在睡美人的身旁，就會覺得自己充滿活力。當木賀到江口家造訪的時候，他從客廳看到院子裏枯萎的青苔上掉落了一些紅色的東西，便問道：

「那是什麼？」然後走過去撿拾。原來是樹上的紅色果實。那果實總是叭答叭答地往下落。木賀只撿了一個拿在手中玩弄，開始述說有關那家旅館的秘密。當木賀無法忍受對衰老下去的絕望時，就會到這家旅館。

「我對女人感到絕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知道有為我們準備了睡不醒的女人的地方嗎？」

一直在睡覺、不會說話、什麼都聽不見的女人，好像是那已無法行動的老人們的絕佳伙伴吧！因為對她可以無話不談，她則百依百順。但是江口老人生平第一次遇到這種

女人。女孩一定有過許多次和這種老人相處的經驗。一切讓人擺布，但自己並不知道，如死一般昏睡，睡得那麼天真無邪、坦然沈靜。也許有的老人對她的身體愛撫，也許有的老人爲自己而放聲大哭。不論如何，女孩都一無所知。江口雖然這樣想，但還沒有對她採取行動。他把女孩的頭重新放下時，動作輕巧得好像放置易碎物品一般，然而渴望將她搖醒的念頭依然存在。

江口老人的手從女孩後腦放開時，女孩將臉緩緩轉了一下，肩膀也隨之移動而變成仰臥姿勢。江口以爲她會醒來，便縮回了身子。女孩的鼻子及嘴唇在天花板燈光的照射下顯得十分稚嫩。女孩將手放在唇邊，好像要含住食指似地。難道她睡覺時有這個習慣？實際上她僅僅將手輕輕貼在唇邊。她的嘴唇是張開的，故而可見她的皓齒。剛才她都是用鼻子呼吸，現在卻用嘴呼吸，而且變得較爲急促。江口以爲女孩身體不適，但她又不像是痛苦的样子。微張的嘴，反而使面頰綻出了微笑的神情。這時冲到岩岸的海浪聲又傳到江口的耳邊。從海浪落下去的聲音，可知懸崖下有很多大岩石，而積存在岩石下面的水，再隨著落下去的海浪退到海中。女孩本來是用鼻子呼吸，最後變成用嘴呼吸，那氣味是從嘴裏發出的。但那並不是乳臭味。那麼，剛才爲什麼會聞到乳臭味呢？老人覺得很奇怪，他想這大概就是女人的味道。

江口老人現在還有在吃奶的孫子，所以他想起了他的孫子。他有三個女兒，都已出



嫁，也都生了孩子。他不但記得孫子的乳臭味，而且還記得女兒在襁褓期中哺乳的情景。這些親生骨肉在嬰兒時代的乳臭味，好像在責難江口似地清楚浮現在腦中。不！也許是江口同情睡著的女孩而從心底所散發出來的氣味。江口仰臥下來，沒有觸摸女孩的任何部位就閉上了眼睛。他想去吃放在枕頭旁邊的安眠藥。他認為這個藥可能不像女孩吃的藥那般強烈，故而自己應該比她早醒過來，否則，這家旅館的秘密以及魅力都會蕩然無存。江口把枕頭旁的紙包打開，發現裏面有兩顆白色藥片。吃一顆就會昏昏欲睡，吃兩顆就會睡得像死人一樣。倘若這藥有如此功效，那不是很好嗎？江口凝視著這藥片，想起了有關乳臭的令人厭煩的往事，以及令人心慌意亂的記憶。

「乳臭味，那不是嬰兒的味道嗎？」正在收拾江口脫下來的衣服的女人不悅地瞪著江口，「這是你家嬰兒的氣味吧！你出來以前，抱過嬰兒吧！」

女人揮動著雙手說：「討厭！討厭！」隨即站起來把江口的西裝扔掉了。「討厭，你爲什麼到這兒之前要抱嬰兒呢？」她聲音尖利，面目更爲猙獰。女人是一名混熟了的藝妓，所以知道江口有妻子和孩子等一切事情。嬰兒吃奶的味道引起了女人強烈的厭惡和嫉妬，導致了江口和藝妓之間日後不愉快的局面。

藝妓不喜歡的氣味，是江口的小孩吃奶的氣味。江口在結婚前也有過情人，由於女孩的母親看管很嚴，導致他們在難得的幽會時如膠似漆。有一次江口將臉從女孩懷中移